

王泉根散文精选

名家散文典藏·彩插版

王泉根 著



名家散文典藏

彩插版

王泉根散文精选

王泉根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王泉根散文精选 / 王泉根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12

(名家散文典藏: 彩插版)

ISBN 978-7-5354-9983-7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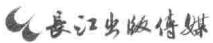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7322 号

责任编辑: 李 艳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龙 梅

责任印制: 邱 莉 王光兴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6 插页: 7 页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0 千字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读王泉根散文记略(序)

谢冕

北京是一座大城，地铁立交穿越在红墙与摩天楼之间，无尽的喧闹的缝隙里，偶尔也嵌入若干僻静的场所，这些场所，除了置身高楼丛中那些盆景似的公园，便是类似公园的那些浓荫覆盖的大学校园了。说北京有一个大的“学术气场”，此话不假。我揣摩，这些气场的核心应该是在大学校园。大学校园宛若一块块磁铁，吸引着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向往者，他们在这里汇聚，碰撞出火花，从而构成了这座大城急匆匆的喧腾之外的静谧的风景——人们注意到，这就是所谓的北京的“学术气场”了。

上面的这番话，是由王泉根教授的新著引起的，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都围绕着北京的“学术气场”展开。他写京城里各式各样的学术研讨会，写“黑五月”（大学流行的戏谑语）里一场又一场的论文答辩会，写教授们优雅的或杂乱的客厅，写忙碌的刊物编辑部，以及写茶聚，写书市，写文人们的温情的或随意的往来。他展示的是那些有异于官场、商场或游艺场的别样的风景，篇页间散发着浅浅淡淡的书香墨韵。因为同是学界中人，活动的内容和场所大抵相近，王泉根所展示的这些场景都是我所熟悉的、所经历的，因此也是感到格外亲切的。王泉根就用这些笔墨来传达他对北京这一“气场”的深深的情

感。他说：气场是一种氛围，一种精神，一种彼此激发、辩驳、切磋、对话、守望的平台与场景。它会让你想起你就是其中一份子，时刻提醒着你的身份与担当。

王泉根写的，不仅是我所经历的，更是我所想说的。我读他的文章，就像是我在北大校园的某一间客厅，某一座茶室，某一场饭局上所感受到的，也许这些就是我在燕园的林荫道旁偶遇老友，倚车晤谈而忘归的一个情景。我不把他的散文当作一般的作品来读，在我，是因为他的言谈深得我心而有如对故人——尽管他比我年轻——的感觉。王泉根写过许多书，有关于儿童文学研究的，有关于中国姓氏研究的，也有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说的，那些著述，都凝聚着作为学者的专业性，体现他精深的学养，这本书与之相通，尽管他标明是散文，但我却在这些原本长于抒情的文体中，依然看到了作为学者对于事物的观察与省思的特点。

他为这些文章融进了许多议论和辨析，从而在感性中融进了理性的成分。这造成了他的文章的一种特殊的魅力。他的这些观察与思考，总围绕着读书、写书、评书以及与书斋、课堂、讲席相关的场面而展开，言说总与文人生平逸事息息相关。这是文集中最耐人欣赏与回味的部分——尽管他的抒情文字，如“曹娥江的回忆”中的那些文字，也都饱含着温情与暖意，但相较而言，我似乎更喜欢他的这些与他现今的工作环境紧密联系的随笔，从隐秘的愿望说，特别看重他的文字中流露出来的“书斋趣味”，那些书面的和口头的逸闻趣事，那些咖啡厅和茶座上香气氤氲中的奇思异想，阅读在此时成了一场欢愉的精神盛宴。

他以他所生活、工作的校园为核心，写自己的所思所想，有的是他亲身闻见，有的是他阅读心得，有的则是场内场外的闲谈偶拾，纵横交错，终成美文。大抵总以校园、学界、文友、读书诸项为核心，



总体而言，一般都是围绕着一个“文”字而展开，这是他与众不同之处。他写了许多学界前辈的印象记，有的是他直接接触，是第一手印象，有的则是间接获得。文集集中的许多前辈学人：冯友兰、郑逸梅、钱锺书、季羨林、陈伯吹、吴宓等等，其中尤以写吴宓先生的居多，就我读到的至少已有五六篇，可见他对吴先生的景仰之情。其中的《谁是中国最博雅的教授》一文，以众学者品茗清谈论学，以“公推”吴宓为“中国最博雅汇通的教授”为题旨。

王泉根的随笔，传达的不仅是情感，更有一种与学问相关的理念。推崇吴宓即是一例。他有感于今日学界与往哲之间的差距，引前人以为今人之鉴，这是他用意所在，前面举的关于吴宓的言谈即是。在论述中，他无意间发挥了他治学研究的习惯，综合归纳吴先生治学的若干特点，由此指明不同学者在“会通与专业”“志业与职业”“有我与无我”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距。他在标举吴宓治学的“有我”境界之后，历数当下一些学者治学“无我”的弊端，指出：“无我是一种自卑与失落。由于缺乏自信，对自己的言说不敢负责，因而无我者的笔下往往貌似惊人，实质满纸虚空：或堆砌术语，新名词新概念轰炸，借以张目（其实连他自己也没搞懂）；或拉出几位洋人，罗列若干伪注，借以唬人……”他总是有所为而发。

由此可以看出王泉根的为文之道，他不事空谈，往往在看似碎笔闲墨中遥有所指，必以针砭时弊为旨归。他关心的是文脉的传承与发扬，或以古喻今，或发微杜渐，总是让人在轻松随意的谈论中，感受到为学、为文、为人的道理。当然，因为他“重理”，难免“轻情”，除了那些抒写曹娥江以及父亲等文字外，大抵也还是偏重学术和教育的凝重的话题，这些话题是我所感到兴趣和亲切的——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业界中人，从事的职业相同，经常念想的也总是如此这般。但换位想象一般的读者，那感受也许会有不同，也许会因之感到隔膜和

陌生。

不过，我要强调的是，对于像我这样的读者，我是非常地欣赏和喜悦的。那些熟悉的会场和课堂，那些熟悉的、热烈的、冷静的，甚至是尖锐的交谈和驳难，还有那些香气氤氲的咖啡座，觥筹交加的诗酒酣畅，那些岁月中的聚会，那些无所不在的充满自由精神的宽广的“气场”，总是这般地令人难忘和神往。

2015年5月4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名家散文典藏

王泉根

散文精选

目录

◆ 第一辑 人事有代谢(人事) ◆

那年那月的游戏 / 003

我们的“龙公龙婆” / 016

曹娥江的回忆 / 021

为母校树碑点赞 / 030

犹记当年一灯如豆 / 034

三十年前上大学 / 037

进京十年 / 041

谁是中国最博雅的教授 / 045

到“纸帐铜瓶室”拜访郑逸梅 / 054

谢晋：我们亲爱的上虞老乡 / 058

北大曹文轩 / 062

彩云之南的学者型记者 / 073

◆ 第二辑 往来成古今(阅读) ◆

读书与习惯 / 081

忧 书 / 086

我与《中华读书报》 / 090

南窗读书自从容 / 095

闲坐小窗侃读书 / 100

京城逛书市的幸福感觉 / 103

刻它一部稿 / 107

读不厌的丰子恺 / 109

家大舍小令他人 / 112

笔名、网名及其他 / 115

“潜耕堂”书缘札记 / 120

◆ 第三辑 江山留胜迹(行走) ◆

行走的驴友 / 127

北欧四国旅行记 / 131

韩国的人文细节 / 153

马来西亚逛书展 / 156

1991: 滇西笔会 / 160

1993: 北京观察记 / 171

1994: 台湾走马录 / 179

重庆解放碑广场赋 / 191

金刀峡游记 / 194

◆ 第四辑 我辈复登临(神思) ◆

北京的“学术气场” / 199

闲话大学校名 / 204

大学中文系的学术刊物 / 211

文化与人生的三段式 / 215

珍惜我们共同的文化“胎记” / 218

我们需要一门叫“生命”的课程 /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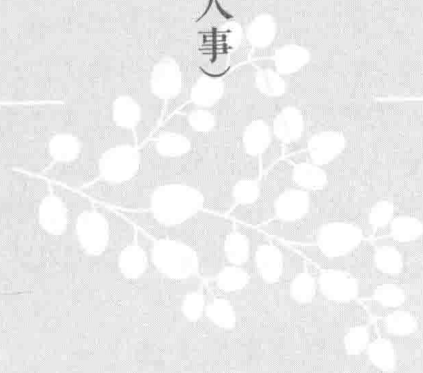
金波先生叫我们捡回一个“宝” / 227

讲好我们民族自己的故事 / 231

思絮录 / 234

后 记 / 245

第一辑 人事有代谢(人事)



每每见到今天的小朋友，小小年纪就背着沉重的大书包，天刚亮就赶去上学，双休日、寒暑假还有上不完的补习班、培训班，一脸“辛酸苦辣”，心里不免深为怜悯同情，又不免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当年吾辈的儿时与读书，忍不住冒出一句：“这世道究竟怎么了？”

我是在浙东绍兴市上虞区曹娥江边的一个小镇、东汉哲学家王充的故乡——章镇出生长大的。在我儿时的学校生活中，除了读书，还有永远玩不完的游戏，最使童年欣然的是，大人与老师从来不会“横加干涉”。小时候的游戏完全是孩子们自己的天地，有一套孩子们自己的“游戏规则”，游戏方式随年岁增大逐步转变。

一、瞪大眼睛喂蚂蚁

那年代，几乎全中国的乡镇小朋友最初的游戏都玩过“喂蚂蚁”——往往是三五个小朋友一起，将打死的苍蝇摆放在蚂蚁进出的墙脚洞口或蚂蚁经过的路上，待蚂蚁来搬运。先是有一只蚂蚁发现了收获，于是兴冲冲进洞去通报。过不多久，就有一只大头蚂蚁头带着众将官一个跟一个浩浩荡荡排着整齐的队伍开将过来，一到现场，拉的拉，推的推，场面分外热闹，将胜利成果搬运回去。临走前，常常会有三五只蚂蚁再在现场四周巡视一番，看有没有遗漏的收获。

我们有时故意在相距不远的地方再摆上一只苍蝇，于是侦察兵大喜，赶紧前去追赶队伍，那蚂蚁队伍立马兵分二路，一路继续搬运，另一路掉过头来随侦察兵急匆匆再去搬运新的成果。于是，我们一边瞪大眼睛看蚂蚁搬食，一边抑扬顿挫地唱着儿歌：“焦毓蚁婆婆喂，剪刀卜刀带得来，草杠柴绳背得来，桥头有块精致肉哇，拨依驮驮起，拨依扛扛起。”

全中国小朋友的游戏大致是相通的，我的几位弟弟是在重庆出生长大的，我到重庆，问起弟弟们小时候的游戏，弟弟们告诉我也有一样开心乐事是看蚂蚁搬食。不过重庆称蚂蚁为“黄斯妈妈”，于是重庆小朋友唱的儿歌就变成了：“黄斯黄斯妈妈，请你家公家婆来吃脑脑，坐的坐着轿轿，骑的骑着马马。大的小的都要来，吹吹打打一起来……”

有意思的是，玩蚂蚁的游戏不但南方有，北方孩子也一样喜欢，不过玩法有点不同。我在《旧时儿戏》与《老儿戏》两书中都读到了玩蚂蚁的游戏，北方孩子的玩法是“圈蚂蚁”：“发现一只掉队的蚂蚁，走走停停，犹犹豫豫地寻找回家的路。几个小男孩围住它，准备给它开个玩笑，一个小男孩掏出樟脑丸，在它的四周画几个圈，犯了迷糊，可怜的小东西闻到那气味，晕晕乎乎，出不去了，原地打转，小孩子十分开心。”这时如果用火柴棍搭一个天桥，蚂蚁就会爬上天桥，逃出迷宫。

《旧时儿戏》图文并茂，以图为主体，绘画的是著名画家华川。这本书由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介绍了218种北京、天津、河北一带儿童的游戏，我一直珍藏着。

小时候常玩的还有一种游戏是“杀猪”：搬来一条长板凳，让一个小朋友仰天躺在上面，算作是一条将杀的猪。于是众小友一一上去，一边将手比画着杀猪，一边口中念念有词：“GO，一刀，猪头杀落哉！GO，一刀，猪肚皮剖开哉！GO，一刀，猪腿砍断哉！”有时如果是小女孩当猪，那杀猪的场面就有点“变味”，有的坏小孩故意在小女孩的裤裆处杀几刀，狡猾地笑笑，说：“GO，一刀，猪卵泡割落哉！”于是当猪的小女孩就不干了，跳起来边哭边骂。



再一种游戏叫“朝官巡美”。小玩伴四人，围坐地上，或围坐一桌，先在4张小纸片上各写“朝”“官”“巡”“美”4字，揉成团，抛团落地，每人捡取一个，背着人展开纸团看字。

游戏规则是：如果捡到的是“巡”，他就要亮明身份：“我是巡。”“巡”就是巡警、侦探，他要很快侦破在座的另三位谁是“美”（美人），想好后，指认一人。猜对了，“巡”就赢了，猜错则输。这时由“官”宣判，罚打多少下手板心。执行者是“朝”，“朝”最实惠，权力最大，如“巡”猜对了，“朝”就打“美”，猜错了则打“巡”。执行完毕，再抛纸团开始下一轮游戏。小玩伴之间当然不会真打手板心，只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如果输的是小女孩，那更不会打了，只是用手指在她的手板心上扣痒痒。

还有一种冬天玩的游戏，叫“轧污渣”。冬天天寒地冻，小朋友穿着棉衣棉裤，戴着棉帽手套，一个个像大胖子。当冬天的暖阳照在山墙上时，男女小朋友就挨着墙根挤在一起，分为左右两队，大家用力往中间挤，一边使劲挤，一边大声喊：“嗨唷唷，轧污渣！”因为穿得臃肿，中间的小朋友很容易被一个个挤出来，就像大便被挤了出来，所以叫“轧污渣”（绍兴方言粪便叫“污”）。这一游戏的名字有点不雅，但小朋友玩得最开心，冬天大家贴着墙根，你挤我我挤你，抱团取暖，常常玩得额头冒汗，笑声不断。

还有，在月光下种南瓜、捉迷藏……

以上这些游戏，大多是在幼儿时期及小学一二年级阶段玩的。

二、“踢脚班班”唱儿歌

幼儿与童年时期的游戏自然少不了儿歌童谣，当年那些伴我游戏、陪我成长的绍兴方言儿歌，至今依然鲜活生趣，难以忘怀。

最难忘的游戏儿歌叫《踢脚班班》。小朋友数人，排排坐在台门口的石级上，伸出小脚，由一人当裁判来数脚。裁判蹲在这一排小脚前，用小手一只一只数小脚，一边数，大家一边唱儿歌：“踢脚班班，班过南山。南山荔枝，荔枝奥羹。新官上任，旧官请出。”

当大家唱到最后一句，裁判正好数到那只脚时，那位小朋友就得把脚缩进去，如果有小朋友连中两次，把两只脚都缩进去了，他（她）就得站起来，“旧官请出”，他（她）就出列了，于是由出列的这位小朋友来当裁判，这样一边唱一边数下去，周而复始，一直玩到兴尽另换游戏。

大概在1982年，我读到周作人写于1914年的《儿歌之研究》，里面居然有《踢脚班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儿时故乡的游戏儿歌用文字表述出来，大有“如逢故人”之兴奋，可见这一游戏在绍兴一带是“古已有之”的了。

绍兴方言中有很多“土”得根本无法用现代汉语表达的读音，儿歌童谣中的音韵自然更难找到对应的文字。我之爱读鲁迅、周作人的作品，原因之一是可以经常找到绍兴方言的现代汉语表达。但周作人是绍兴城里人，与我们相隔绍兴五六十里的上虞小镇上吟唱的《踢脚班班》略有不同，周作人记的是：“铁脚班班，班过南山。南山里曲，里曲弯弯。新官上任，旧官请出。”

再后来我在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一书里竟然也读到了《踢脚班班》。这位历史上有污点的胡兰成，是上虞章镇的胡村人，胡村地处上虞、嵊县（今嵊州市）交界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划归嵊县。胡村距我们章镇只有十多里路，我在镇上读初中时，比我低一级的同学中就有来自胡村的胡兰娟、胡长林，他们与胡兰成是否亲戚本家就不得而知了。因胡村地属章镇，因而我更认可胡的《踢脚班班》，但胡所记与我儿时所唱也略有不同。胡记如下：“踢脚班班，班过南山。南山扑碌，四龙环环。新官上任，旧官请出。”

作为民间口传文学的儿歌童谣，各地所传有所不同，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口传文学“变异性”的表现，更何况是小朋友的传唱。但章镇小朋友唱的“南山荔枝，荔枝奥羹”中的“奥羹”不知何意？我至今也不清楚。这只有用周作人的“儿歌观”来做解释了：“盖儿歌重在音节，多随韵接合，义不相贯……儿童闻之，但就一二名物，涉想成趣，自感愉悦，不求会通，童谣难解，多以此故。”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一套“民俗、民间